

“拼单”人

□苑丝花

我家娃的一日三餐,有两餐是在学校吃。据他说,现在学校食堂有营养套餐(类似于初中时的几荤几素)和自由餐的选择。他坚决不站套餐的队,每次都是自由选。当然,最妙的是他可以跟同学拼餐(单)。

怎么个拼法?

先说最近,他眼里的至尊美味是干锅系列,已经创下十几天的午餐全是“一只锅”的纪录。听他说着那麻辣辣油汪汪的鸡锅鱼锅如何如何好吃如何让他吃了三碗饭,正暗暗替他的胃和我家马桶受伤(他是我家的堵马桶标兵),他用非常精明的表情跟我说,一人点一个锅有时候会吃了,奢侈又浪费,所以他就联合一个同学同点一锅,然后AA付钱共吃。再后来,又入伙了俩同学,他们就点两个不重样的锅,AA付钱然后共吃两锅。

“多一锅,就多一种选择。美味又替你省钱,真是划算得很……”他有点洋洋自得。

娃是如此“节俭”(贴心),“自由”(拼餐)是如此美好(美味)。忍不住把他拼餐替我省钱的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哈哈大笑。

朋友女儿,大二生。朋友马上要过生日,小美女说要送妈妈一款比较昂贵的生日礼物。太贵就太费,当妈的表示不必送,说送妈妈礼物等于要从她自己的生活费里克扣,妈妈心疼女儿自然还得继续从荷包里往外掏生活费。

小美女粲然一笑没听劝,说好久前就看好了某品牌的一款面霜,“贵妇”级别的,又修护提拉又紧致,棒呆。女儿想让妈妈永葆青春,创造不老神话。

当然,那款面霜的价格,让囊中羞涩的学生忍不住咋舌。但,贵才能表达对妈妈的爱。小美女开始“丧心病狂”地攒钱,临到妈妈生日前夕,荷包却依然让她望霜兴叹——钱,还是不太够啊。

那时,某宝的双十一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小美女发现那款面霜在预售,提前付定金还可以享受奢华赠礼,令人心动,也让她心生一计——找人拼单啊。正好,身边有同好的舍友,也打算送妈妈礼物,两个女孩一拍即合,携手拼单。她们合计钱数,计算正品和赠礼的克重毫升数,然后一分为二,均摊。钱满意,霜满意,妈妈也一定会满意(当然,卫生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铲屎官小D,说最近他也在拼单。他家喵一直用的一款驱虫滴剂,双十一也在大优惠搞赠送。全年装的价格很有诱惑力,但是一下子囤那么多,短时间内又消耗不完放着怕过期,而且有些赠送产品他不想要,所以他在猫宠群里发起拼单,你几瓶(种)、我几瓶(种),齐心合力消化一下喽。

小D感慨:“拼单真是好办法,省钱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想起前阵子霸占热搜和朋友圈的“上海名媛圈”事件,她们的拼单真是惊掉很多人的下巴——下午茶、包包、车子、酒店,甚至是丝袜都可以拼单享受。这之后,脑洞大开黑洞的网友纷纷演绎各种版本的拼——

“晚上想吃大闸蟹,我出盘醋,有人拼个大闸蟹吗?”

“有人拼上班吗?我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去,其他时间你去。”

“有人拼羽绒服吗?我就冬天穿,其他时间都是你的。”

“有人拼信用卡吗?我先用,你下个月用。”

“有人拼花呗吗?用的时候归我,还的时候归你……”

大家都想得挺美的,哈哈。



妈宝男改造记

□倪敏

我爸曾是典型妈宝男、巨婴男。

我妈是工人,我爸是教师,大家都是独生子,算是门当户对。当时是媒人介绍认识,我爸长得还行,看上去也是个老实人。那时候相亲结婚,相互了解都不是很多,彼此觉得对方还行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我妈才知道我爸是个妈宝。

首先,就是家务问题。

他俩和爷爷奶奶是分开住的,我妈说,刚结婚的时候我爸什么都不会,主观上也不愿做,每天下班就等着我妈做好饭还要给他端上桌。

我妈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每天做好饭就盛好自己的,开吃,不管我爸。我爸嚷嚷两句我妈不理他,他也就自己去盛饭了(妈宝男普遍也比较怂)。不过开始的时候就盛个饭,我爸都能盛到外面,真的是之前我爷爷奶奶惯着没干过一点活。

然后是洗衣服,我爸不会我妈教他,他还不肯学,说家务就该是女人干的。我妈也不跟他理论,就是不给他洗:你自己不洗,你就穿着脏衣服吧。然后我爸去找我奶奶告状,说我妈不给他洗衣服,我奶奶就找上门了。

我妈就直接怼:“二十多的大男人,不会洗衣服,你儿子是缺胳膊还是少腿啊?”

我妈表示,我奶奶只要跟街坊邻居亲口承认我爸是个残废或者脑残学不会洗衣服,她就给我爸洗,不然就不洗。我奶奶拿我妈没有办法,就让我爸把衣服给她,她洗。我妈也不管。

还有钱的问题。

我爸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把钱给我奶奶,我妈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妈没空,让我爸去买点米啊面啊的,他居然说他没钱,我妈追问下才知道我爸每个月发的工资都是交给我奶奶的,我奶奶只给他留一点零花钱。

我妈就让他去要,毕竟结婚了,难道靠我妈一个人养家?我爸不肯去。

我妈也不跟他理论,就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外婆。她自己每天就去我外婆家吃饭(有一个好娘家)。我爸回家没饭吃,质问我妈。

我妈:“你没拿钱回来,没钱买米。”

我爸:“你的钱呢?”

我妈:“你的钱要给你妈,我的钱当然也要给我妈。”

我爸又去找我奶奶告状,我奶奶继续来闹:哪有结了婚的媳妇还把钱拿到娘家的……

我妈再次开怼:“你儿子的钱不也都给你了?你不让你儿子拿钱养家是想让你儿子当小白脸给女人养吗?我不是他妈,不养这么大的儿子。结了婚我也没吃你家的喝你家的,就这房子是你家的,你要不愿意我们家也不是没房子,我带你儿子回我家住也行。”

那怎么行?我奶奶为了争这口气,就让我爸回她那里吃饭。这下,两口子只有晚上才回家呆一块儿。

日子长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中自有好事的七大姑八大姨,议论纷纷。我妈毫不在意,我奶奶那种老辈人终于没顶住,从此不再管我爸的工资。

通过跟我妈的几次正面交锋,奶奶知道我妈不好惹,那年头离婚也还是不能拿出来说的事,所以奶奶也不能怎么样。

没有了外来干扰,我妈就开始训练我爸做家务:吃了饭要洗碗,不洗碗下顿就不给你做饭;孩子也暂时不敢生,你这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孩子生出来我一个人怎么带一大一小俩孩子?我妈说必须等我爸能主动分担家务了、会照顾人了、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了,才敢和他生孩子,否则他没资格当个爸爸。

我奶奶本来就很理亏,再也不敢干涉小两口的事情,又急着想抱孙子,就反而慢慢开始劝我爸爸多学着干点活什么的。

差不多三年多后,我妈觉得我爸变正常了,才开始备孕。

我问过我妈,要是我爸一直改不好怎么办?我妈说,当时给了自己五年期限,要是不能成功就分开,反正没给他干过活也没给他花过钱。

我听了也是目瞪口呆,我妈真是女中豪杰。

我妈说婚姻中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不要怕,别管别人怎么议论怎么看,遇到不靠谱的男人坚决不让自己吃亏;

二是不要赌,别抱着侥幸心理,觉得生了孩子男人就变好了、我对他好他就能变好等等。条件不到位,千万别急着生孩子,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妈妈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遇到我爸这样的,她没有撒泼、没有抱怨,也没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更没有轻易放弃对改善这段关系的努力。

当然,我也爱我爸,要不是他改过自新,渐渐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让我妈看到了他成为一个合格丈夫与父亲的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出生了。

回家洗碗

□陆仲绩

少有主动做家务的习惯,所以至今没有几项可以拿得出手的家务活,要说还可以的吧,洗碗算一个。

洗碗这活,比起做菜来,其表现力和时效性,都远胜一筹。做一桌菜要半天甚至几天的劳心费神,洗一桌碗可用不了那功夫。况且每次回家就能马上吃到可口的饭菜,饭后当然应该有所表现。干不了技术活,就干体力活;当不了厨房的“上手”师傅,就得甘心当“下手”助理,充分体现自觉性和责任心。当然在母亲的面前能显露一下本事,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没有特别的事情,我都会每星期按时到父母家去报到。一进门就可以看见母亲已经要把烧的菜,分门别类安放妥当,只等我们进门就点火起锅。想和母亲说上几句,母亲总是说:“快进屋和你爸去说说,陪陪他。”每每妻子要帮烧菜,母亲也都不让插手。所以每次饭后洗碗,我都会主动要求表现一下,一般不会让给妻子和孩子,因为这样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为了表现出我洗碗技术的精湛和娴熟,洗碗过程严格遵守三步曲:先用丝瓜筋之类的东西擦上肥皂,作为全面解决的一大步;再用抹布和着清水冲刷,可以认为是切实落实到碗的一步;最后是用清水冲洗,作为精益求精的最后一步,然后放在淘箩里晾干。然而母亲的习惯做法不一样,她常常是用抹布擦干碗为最后工序,所以她会在我认为已经做完之后,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再给我的“战果”做后续的“精加工”。习惯不同,反而多添了麻烦,妻子孩子在旁笑说我有“作秀”嫌疑,这话确也有些理。

“作秀”,确实是在表现。洗碗当然要包括锅碗瓢盆,然而母亲总是在做完饭后立即把后续清洁工作都做完了才息手,所以要洗碗时,也只有洗吃饭时桌上的那几只碗。真正算得上实在的对象——炒菜的锅、灶台上的盆以及其他用到的厨具,都已经被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样一来,主要的都已经被解决了。每当我回家,母亲就要忙着炒菜烧饭,有些不忍又拦不住。我们要去,母亲就会懒得认真张罗而敷衍一頓。我也知道,这一顿饭会成为一段日子里他们二老的回味和美味。我吃得多,他们会高兴;我喜欢的菜,下一次还会有的。所以每次我都会吃特别多,还会盯着一个菜吃。菜吃完了,我可以洗这个碗;这个菜没有了,母亲就可以不要为下一次要烧哪个菜而发愁了。

洗碗需要弯着腰,我的个子比较高,确实有些累。在家洗过几次碗后,母亲在洗碗的盆下给放上了一只倒扣的小小的塑料盆。所以洗碗的时候,我就不用再把腰弯得很低,舒服多了。

当姐探亲回家的时候,饭后姐就要把洗碗的活给揽过去。这时,妈就会对我说:“放着吧,让你姐来洗。本来我可以表现的机会和才能就不多,这样就算是被‘罢免’了。只有确信我不再坚持,妈和姐才会放心地陪我们坐下来聊聊天,直到我们离开后,再重新开始洗那堆搁着的碗筷。”

再过几天,我自己也要到退休年纪了,然而在母亲的眼里,总还是一个需要被宠爱被呵护的孩子。我真想能长大,能分担些,做些让母亲高兴的事;有时又不想长大,永远在母亲的关照下,有滋有味。

能吃到父母做的饭菜,是我的口福;能洗到父母的碗筷,是我的幸福。